

太平天国歷史博物館編

太平天国史料叢編簡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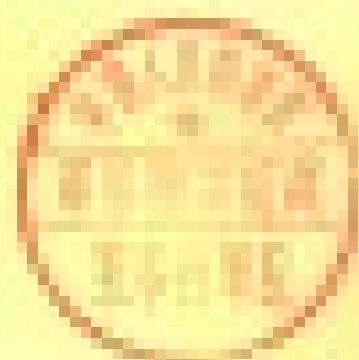
第 四 冊

中 華 書 局

太平天国史料汇编

太平天国史料汇编

第一卷



中华书局

太平天国歷史博物館編

太平天国史料叢編簡輯

第 四 冊

中 華 書 局

太平天国史料彙編簡輯

第四冊

太平天国歷史博物館編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 • 19 5/8 印張 • 421,000字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3,300 定價：(9) 2.40元

統一書號：11018.5008 63.3.滬型

太平天国史料叢編簡輯第四冊目錄

避寇日記	沈梓著	一
自怡日記(選錄)	龔又村著	三七
庚申避難日記	佚名著	四七
如夢錄	張乃修著	六一
附錄：本冊書目解題		六八

避寇日記

沈梓著

目錄

卷一

咸豐十年二月至十二月

補遺

卷二

咸豐十一年正月至十二月

補遺

卷三

同治元年正月至十二月

補遺

卷四

同治二年正月至十二月

補遺

卷五

同治三年正月至七月

補遺

卷六

雜記

卷一（咸豐十年二月至十二月）

咸豐十年二月十二日，余在新塍高氏，猝聞長毛賊于二月八日由湖州長興縣之泗安鎮入。泗安界廣德、長興之交，四面皆山，爲浙江門戶。自三年、七年賊陷寧國、廣德等處，浙撫每分兵防堵。七年後，皖難未息，浙防亦未撤。第諸防堵委員皆汰冗庸懦，泄沓無用，藉防堵爲名以需廩祿；諸將率皆里閭無賴子，其弱者隸行伍爲兵，其悍者應招募爲鄉勇，苟安無事，虛糜糧餉而已。

二月八日，泗安風俗祭張大帝，不知何神，相傳佐禹治水，其神像非人非獸之像，占豐歉賽會演戲，附近鄉村男婦皆入鎮燒香觀優，而賊猝至，以故鄉團及官兵鄉勇等皆絕不爲備，見賊而遁。賊遂長驅至長興縣，縣令邑紳率民團守城，而湖協救兵亦至。賊攻不能入，遂取山道由安吉、孝豐、武康以窺杭州。

十三日，有石灰行鄉親以船載家眷自長興逃難來者，云賊攻長興，縣城未失之語。

十九日，新塍譚傳南京總統張國樑差副將周天壽援浙，至長興爲賊四眼狗所傷，長興失陷等語。

廿一日，得賊由武康至杭州之信，而訛言遂傳撫憲被戕，北關門以至大關皆成灰燼之說。

廿二日，發書至蘇付六弟，囑其倘蘇城事急，或從沈太原回雙林，或從方廣順避難均可，不可一人獨行，恐爲兵勇所害故也。

廿三日，回濮，安頓老母及妻姊妹，而吾鎮所聞與新鎮相埒，而杭城究未失守，因請里中豪右速圍

練鄉勇，爲扞衛里井計，而諸豪右殊漠然。其所以漠然者，余亦知之，蓋以舉事重，而積資難耳。

廿六日，復赴新塍館，是時運河南北兩支港鄉人皆伐墓木，釘斷陡門，正家涇妙智等汎皆然。余船從罷華涇出塘，又折而東，從張審渡進港。是日在新，聞杭州十九日係總兵鄭魁士領苗兵至杭防守。賊兵皆赤脚，有人親見其到杭，而聞者遂以爲長毛云云。

廿七日，塘樓許永利醬園遷回新塍，因望見大關火光，塘樓人皆逃，罷市，其園主卽新塍人許菰圃也。

廿八、廿九，連聞杭州失守，余甚不信，以湖州、長興未破，賊何敢深入杭州。此刻天已暖，菜花盛開。自廿七天漸陰慘，甚寒冽，有冰、風，且大寒，下雪珠，如嚴冬氣象，陰霾不醒，至初四、五方止。

〔三月〕初一日，聞孝廉鄭右坡往吳江，其船爲領兵官奪去載兵，其舟子二人，於是日逃至新鎮，云及載兵至長安過壩歇夜。次日晨，有戴白頂騎馬敲鑼而至者，言杭城已失，令民遷避，兵勇皆逃散。故二舟子亦捨舟逃，連夜冒雨而走，由石門新市至新塍，衣帽皆濕透。然杭城失守之說，余猶不信。蓋嘉協攷武必推滿洲，而杭人以滿洲兵爲不足道，向稱盧幕營兵盾牌手、烏鎗手、腰刀手、長鎗手，其超躍坐作如飛，而杭人習拳棒者頗多，往往上紫陽山推八卦石爲高下。又自戊午春，長毛賊竄至金華，杭州紳士戴熙等復練鄉勇，兼習水戰。己未秋後，余落第在杭，適新撫羅遵殿至，大閱兵，官營及團練水陸軍齊集，軍容甚盛，且嚴整，余故以省城不致遽爾失守。而舟子所見之白頂騎馬敲鑼者，必是賊匪僞扮武弁，僞云省城失守，以懾官兵之心，使不復赴援，而彼（下闕約二十字）兩茂才、一與夏蓉卿上舍、岳蓉仙

茂才，此四人者，皆余舊友，豪于貲，而與知里中事。（下闕約三十字）吾鎮瀕官塘，恐遭蹂躪，藉令長毛賊不來，且恐土匪從中竊發，其勢不得不早爲防守。防守之計，莫若團練。然必以資募人，則游手第求口食者，未必能竭忠心，出死力，且有財匱之虞，斷難持久。爲今之計，吾鎮可先酌量寫捐一筆公資，預備刀鎗、火藥、燈燭、火把、旗幟等物，其餘錢存在各家，不必盡收，俟有事要用幾何，則收幾何。吾鎮廿四坊，每坊分地而辦，其坊度可出幾何人，某人來，某人不來，預先寫定，或十人，或二十人，或三十人均可。必擇年壯、膽大而強有力者，其懦不任事者，不必勉強牽合，即不及廿人卅人之數，亦屬無妨。喻以各保身家性命之道，預先給以軍器，每十人，則在家守者四人，出禦外侮者六人，擇能幹任事者一人以爲五人之長。而每卅人則各舉一紳士以統率之。每人身上插一小旗爲識認，而統率之紳士則手執一大旗以指麾之，大旗與小旗一樣顏色，而每坊各以旗色爲別。如此則五人從其長，而其長則視統率之旗以爲進退。日間則用旗，夜間則統率者執燈籠爲號，而五人之長，則執火把以照之。廿四坊，坊坊如是，吾鎮約計豆腐作、染坊、醬園、煙作、煉坊、鐵店、脚班、挑水、茶館、米店以及賭場、機房中人總可集三千人之數。有事則鳴鑼爲號，各執器械而出，每出力一次，則每人各給錢二百文，無事則各安恆業，以圖生計。如此則費省而事易舉。且每人各有妻子在里井中，其勢不得不盡力，庶無臨事而逃之患。且爲紳士者亦身在行間，則不論貧富貴賤皆無推諉、規避、冒濫之弊，而彼庶幾其出力也。且非獨吾鎮宜然，即沿塘各處鄉村俱宜如此。鄉間如大悲菴、張氏、麻栗村、下米柑橋、國界橋、妙智塘、南永、新塘南等處，各有殷戶可以寫捐數，備兵器，各有能幹任事之人，依法行之，各可保衛鄉里。閣下可

請張秋史等到鎮，囑其條畫此事爲鄉人先，使遠近相率爲之。凡有身家，誰不樂從，倘有棍徒勾連土匪，蓄異心者，小則驅逐之，大則誅鋤之。農桑不廢，糊口有資，有急則輟耕而來，無事則仍歸隴畝。一村鳴鑼，則村村接應而來，且六人出禦侮，而留四人守本村，亦不致有奔東失西之患，此即古人寓兵于農，守望相助之道，最爲妥當。果能聲勢相接，或數十里，或百里，則大賊亦不難坐困，何況土匪。且潁塘諸鄉村，吾鎮之唇齒也。潁塘有急，則吾鎮各團練均當赴鄉助打，不待寇至吾鎮而始出也。且賊皆生路，我皆熟路，則吾得地勢。論陸路則桑地之高起者與人身等，地南人走，則地北不能望見，又有竹園林木爲之遮蔽，此等地方均可埋伏；論水路，則進塘通河之兩旁各有橫港小浜，均可埋伏船隻。如此則賊且不能進塘，安能至鎮。弟人微言輕，本不敢置喙，第誼關桑梓，有同船合命之理，何敢秦越相視。是以不揣冒昧，爲知己陳之，惟高明取裁焉。書去，惟蓉卿以書來，云吾鎮已寫米一千一百擔賑飢，安戢機工之失業者，團練事已集各坊水龍友爲之備。會杭城已復，余亦不復嚙舌。

初二、三、四等日，人情汹汹，或傳杭城內外城均失，或云滿城未失，鎮人多有遷避鄉者。

初五日，聞南京大營張國樑救兵至杭。

初七日，嘉興署都司邵，舊爲新塍汛地，寄翠於新，來信云：杭城已爲張帥克復，長毛聞張到而逃，張兵追殺過半，餘匪現逃城隍山紫陽山上。初七日，有人自嘉興來云：杭城失而復得，嘉興府正堂張已有告示張掛在城門口。杭城賊匪已肅清，餘匪竄入富陽而去，嘉、湖無患等說。

初九日，知杭城失守事，係福勝營兵變，爲賊內應。嘉協副將魁臨以武鄉試提調在杭，留守清波

門爲亂兵所殺，麾下弁以其尸歸。福勝營者卽廣勇。戊午年長毛攻衢州久不去，而候補縣繆梓領廣勇奮力攻賊，賊去，繆以軍功漸陞至道。是年署鹽運使，仍領廣勇登城守，意繆必有苛法繩其下者，廣勇於是殺繆而開門迎賊。或云前數日新解到寧波餉銀十萬，廣勇知之，故先殺繆，後卽搶藩庫。

初十後，蔡嶧琴茂才處有將軍瑞所奏浙江死事諸臣名單，分被殺、陣亡、靖難三等，共□十□人。撫臺被殺，藩臺靖難，杭府匿井內被賊搜得殺之。嘉湖道逃至臨平遭賊搜括財物，財盡被擄，於是投池死。臬臺麾下兵散，以親兵數十人出城，被將軍劾奏。許菴圃來館，又云：克復杭城者係張玉良，非張國樑也。且盛稱張先以一小船至塘棲，問土人杭城究竟失否，如已失，只好退守蘇州。有密貨行夥某與張有舊，張詢知滿城未失確，卽囑夥某爲鄉導。旣而麾下兵以次至，張卽令塘棲開店貿易，張乃領兵前往，欲進下山門不可得，乃至北關門，率材官勇者四五人飛上城頭，殺守者，豎張帥旗號。賊方煮飯就食，聞張至，各鳥獸散，張於是一鼓而驅之云。旣而知賊專意擄掠，城門不守，故張得以入之也。又聞賊匪亦有從長興逃者，被長興人殲焉。

十七日，回濮，晤岳蓉邨茂才，蓉邨館杭州關氏，方杭城急時，余甚憂之，相見後述遇賊狀，不禁代爲歎歎。蓉邨爲余述杭城失守狀，云：賊初竄湖地，將軍司道卽請撫院羅遵殿計議，羅一籌莫展，臬司段光清乃提兵往守餘杭之獨松關。而賊偵知獨松有兵，由武康、德清從雙溪鎮等小路抄出獨松關後，遂于二月十九日至城下，撫院乃緊閉城，傳令城外燒民房，屯兵紮營，將軍司道等率滿漢兵登陴守。自十九以後，長毛官軍均放□，烽烟障天者□□□下各鄉□家簪求一出城而不可得，臬司段亦領兵回城。

賊取各寺泥木偶置諸蘇堤、白堤，被以號衣，旁豎一旗，以爲疑兵。又取死人棺木架而上城，城兵打去乃于城下挖□，城外小□中藏鳥鎗手□，城上有人出看，卽施鎗砲，以故兵勇不敢出覘。又匿老幼□□外，屋中敲鑼鼓□樂（約闕二十餘字）亦無□城擊賊爲令者，杭城有錫箔作□千人，皆諸暨人，有勇力足以制賊，各紳□許以（下闕約十餘字）撫院亦不允。又獲奸細拆字王道平，審未必確，而撫院又不敢殺，而杭城遂譁言撫臺通賊等語。廿七日，□聞城破，並不見長毛□□至四□□司兵來，官兵先盾牌、次腰刀，次鳥鎗，次長鎗，又親兵百人護段，段於馬上拱手邀百姓同殺賊。會有探子來，段詢以撫臺動靜而不知，第相□□□長毛，段馳所部前往，中途第聞長毛至一聲，前後各隊均各棄軍器號衣，從小路遁。段卽按劍叱咄，不可得而止也。其實並不見長毛一人，官軍之畏賊如此。然若段者猶素稱節制之師也，而其他概可知矣。段不得已率親兵數十人回衙去。蓉邨于廿八平明出城，豹子門僅開一綫，雨行露宿。廿九日，始買船歸。又遇父執俞慎之自杭歸，彼親見張兵至而長毛逃者，云賊專意擄略，城門不守，故張得以入之，以是知許菴圍言誤也。爲述遭難狀，較蓉邨更苦。俞又述城隍山張子陵羽士已投池死。子陵故儒家子，能書，余在杭時，時相過從，其祖張觀仲亦茂才，與吾家本世好，其死也，余爲張氏惜之，蓋張氏本支無人矣。

二十日，爲家母祝六十生辰，弟以習業未成不歸，四妹以道梗不歸，祝者惟余夫婦及姊與妹四人，□□掃墓。

廿五日，又赴新，路過陡門，見塘停鎗船二、三十隻，皆白旗，於是知招募博徒之令確。是日，在蔡

嶧琴家詢將軍所奏死事者，知撫臺被殺，至劾奏止。

閏三月杪，又有傳常州失者，余曰此訛言，初不之信。

四月初六日，郡城朱霞軒孝廉來館，爲尋屋遷居避難事，云初五日沈書森提舉自蘇棄官回禾，飛片紙至□□家，云蘇、常萬分緊急，卽速遷避。於是知蘇、常真有警也。斯時余內計吾弟，若使之歸，此刻生理艱難，業少人多，何地可容，若在家閒蕩，亦非情理。此余所以囑其從方宅逃避，此刻卽使蘇城有警，諒方宅必能照顧。且余曾作書託舊居停子沈笏田昆季，看時勢行之，或留或去，沈氏定爲我主持。且此刻果有急，則信亦無及，若其無急，則固不必來，第寫信寄雙林託沈氏照應而已。

初七日，譚傳初四日蘇城外廣匪大放火劫掠，城門緊閉等情。余以廣匪劫掠，則土匪耳，方在城內定無所害。蘇州堂堂省城，故多豪右鄉紳，廣匪定能殲除。是日，兼得弟閏月晦日手書，云：『當遵命作行止。』絕不談及蘇城緊急事，余以是心寬。是夜朱霞軒有回信，云：蘇州係土匪，並非長毛，且常州未失等語。

初八、九日，有自蘇遷新者，皆云城門緊急，城外放火，城中尙無恙。

十三日，聞嘉興過兵捉船。

十四日，又聞嘉興過兵。新鎮請鸞仙，余出問休咎。至傍晚聞蘇城已陷，復得逃難船，詢知確實，余方寸亂，不能赴鄉。復謁關壯繆祠求籤，得『雖然目下多驚險，保汝平安去復回』之句，余心稍安，乃赴鄉。

十七日，余思關帝籤句，則吾弟不依託方宅，必回至雙林，即作書往慰老母，又作書寄問沈宅，越三日尙無回音。

廿三日，復至鎮。

十（廿）六日，朱霞軒來館，余問嘉興情事。

廿八、九日，有鎮臺李廷泰領兵□□過禾援杭，聞李亦張國樑總統健將，在不索餉□□府縣無以應，幾欲治以軍法，幸邑令侃侃不撓，是以解。其軍甚無紀律，進次陡門，寓萬壽山寺，所至一空。陡門有張、陸二姓，方炊黍釀竹葉青、蘇泉、三白等酒，俱爲兵取去。既而往石門，至長安，聞省城失，不敢往，遂退屯嘉興，駐紮西門外，縱兵擄掠，放火殺人，姦淫婦女。郡城外西北兩門爲墟，百姓騷擾，東南門外里井團練納甲，凡兵有強賈商奪者，則羣攻而殺之。李之兵大半降賊，大□□所擄之鄉人爲之擔登（簞）執炊者，人數浮于兵額者三之一，故日剽數人，李初不之覺。李假總統命，凌折州縣，需索供億，嘉府張及秀水縣張不敢誰何。惟嘉興縣彭，以宰相公子，數與之爭，而李亦不敢誰何也。繼因新署巡撫王有齡到省，而府縣邑紳日以李之驕蹇不法，稟將軍巡撫，而將軍巡撫與張玉良言之，張乃趣李引兵去。某日聞嘉興知縣彭□□甚賢能，方賊陷省城時，知府張玉藻及秀水縣顏兆鎮惶恐不知所爲，於守城方略一無所出，惟速令家眷束裝出城避寇，以爲民望，城內外居民紛紛奔避。是時市井歇業者多，如打銅作等傭工無所資必爲患，彭乃首招游手爲鄉勇，給以口糧，約署副總邵英豪部署老弱兵勇，爲守城計；約鄉紳調度銀餉，而豪富者多他徙，銀餉無從取支，彭乃遣家丁即其家出私資二萬金助之，令倉廩

米毋得出城。而秀令亦招募鄉勇爲衛，城內外始稍稍定。彭乃常州相國蘊章七子，其出私資也，太夫人有書來以毀家紓難相勗云。

閏三月某日，聞嘉興殺一妖人方觀周。時武備廢弛，嘉協行伍空虛，且皆老病不堪用，乃招聚鎗船及博徒之善鬥者爲兵。有博徒沙哥者，故任俠，且曾從軍，於是應府縣招募鎗船在禾，方偽造（下闕約十字）內稱沙哥爲武曲星降凡，可立宇宙一番大事業；然必有文曲星爲之輔佐，嘉興方某之師文曲星也。簿爲沙哥得之，疑甚，以示□總（下闕約三十字）遂棄市。蓋方曾以僞劄往上洋冒領兵餉，稔惡已久，宜其膺天罰。（下闕約三十餘字）三月初十後，又聞府縣招募鎗船爲兵，前年雙林博徒以私門傷□，蘇撫徐（下闕約十餘字）杖斃，錢蓉莊一名隱于鄉，縣令遂假手逮治其罪，然蓉莊雖死，而□黨橫行如故。是時各州縣武備廢弛，行伍空虛，乃赦濮院博徒沈牌士嚴墓沈三、沙哥、阿□、卜小二、小雞法大等（下闕約六七字）務即赦罪授職，於是鎗船應者以千計，船皆掛白旗，新塍市河□船飛渡如織。某日，聞陡門橋上造一巷門，門僅容一人出入。

四月十六日，朱霞軒來館，余詢嘉興近狀，言三、四兩日，城外過逃兵，由三青閘來。旱路則自北麗橋往城走西麗橋，在水路亦自北之西。副總都司□架砲，三青閘逃兵來，即與約曰：『敢有擄搶劫奪者，即開砲打若。』兵皆唯唯，第索餉米，都司爲辦□□擔與之，問：『張總統在否？』曰：『已死，大營且失。』又問：『大營既失，當守蘇州，何故逃？』曰：『我主將已死，不逃歸誰耶？』然則此去將何之？』曰：『將之杭。』然則守杭州乎？』曰：『否。』然則各歸故鄉乎？』曰：『尙欠我餉銀三個月，我何故歸故鄉。』如

此云云。西北城門緊閉，一府兩縣，分駐西北兩門外彈壓，不准停船，不准滋擾。嘉邑令曰：『我嘉興百姓甚蠻，見逃兵動必相殺，汝等沿路毋得停船逗留，自取其咎。』城中百姓男女皆登城觀兵，船中重裝滿載，銜尾相接，亦有在岸步行，或挑擔，或騎馬，且有許多婦女騎馬，而男人在後步行者。此皆平日所擄良家子女，匿諸軍中，以爲妻小，故挈以偕行，而不知者以爲女兵云。前日又有奸徒僞扮官兵，以文報來索餉銀一千兩，并柴米□□擔，銅鍋二十隻，局中無所措，勉措二、三百兩與之。局中爲辦柴米等物，誰知彼得銀後，即開船以去，以是知其僞也。又問城中若何守禦之法，曰：『平日城內外諸紳士每日坐轎赴軍需局，意氣自矜，所寫捐款，多半入己與委員等賂遺相屬，嘉興元氣傷于此輩，且希圖議敘，資緣功名，所辦保甲、團練、支更等事，皆虛糜無實濟。一旦聞警，紛紛逃匿。昨日至局，紳士無一到者，只臆府縣三個官，相對無言。此刻即欲調兵調餉，兵固無從調，餉亦何所可支。府縣所招募鄉勇數百人，皆自取囊中錢以給口糧，此刻賊匪不來則已，來則必失。』

十九日，聞都司邵遣其弟往蘇州探蘇城失守虛實，至□□橋斷，不能去。

廿一日，聞鎗砲聲，傳言賊至平望。

廿三日，至鎮爲六弟探雙林信，且謁關帝求籤，是日在蔡嶧琴家，知十八日烏鎮過兵，領兵者姜（江？）長貴，係撫院所調至平望防堵者。兵約三千人，自西柵外停船，至千金廟止。鎮人調度糧餉□□與之，次日即發。姜（江？）亦健將，謂烏戍（鎮）紳士曰：『我此去能勝，則嘉禾可保，否則，難支矣。』姜（江？）長短亦中人，甚瘦，在千金廟終日睡，而所携之刀則百餘斤云。此在後嚴荻舟爲余